

1959年

安徽小小说选

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编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1 9 5 9 年

安 徽 小 小 說 选

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編

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

1960年 • 合肥

1959年
安徽小小说选
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编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(合肥市金寨路)
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2号
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• 印张：5 $\frac{1}{4}$ • 字数：110,000

1960年7月第1版

1960年7月合肥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,000册

前 言

一九五九年，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，我国国民經济在一九五八年跃进的基础上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更大跃进；工农业經济建設的飞跃发展，带动了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。

安徽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，干劲冲天，意气风发，在工农业战綫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并且在文艺战綫上也掀起了一个波瀾壯闊的羣众文艺創作运动；在向偉大的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号召下，更形成了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。广大劳动羣众不仅創作了亿万首新民歌，并且創作了大量的小小說及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，表现了偉大的斗争和幸福的新生活，抒写了对社会主义建設的激情，反映了我們时代的特征和风貌。

我們怀着激动的心情編选了这本小小說选集。当我們讀着从全省各地文联和报刊推荐来的数百篇作品时，深深地感到我省小小說的創作，无论在数量上或質量上都取得了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收获；更值得高兴的是，在羣众文艺創作运动中，全省涌现出大量的工人农民作者，他們以亲身的体验，写出了許多有深刻思想性的，有丰富感情的，独具风格的作品。这里編选的四十多篇作品，絕大部分是出自工农羣众之手。

这些作品都有着强烈的思想性战斗性，在艺术技巧上，也有鲜明的色彩；特别是在题材方面，更是广阔，几乎触及到劳动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。这些作品通过生活中一个明丽的小镜头，反映了今天瞬息变化的现实生活，描绘和勾勒出我们时代的丰伟风貌和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；这里面欢跳着大跃进的脉搏，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芒。有些作者在短小的形式里，以经济的笔墨，塑造和刻划了有血有肉的形象，给我们深刻的感染。

十分感谢全省各地文联和报刊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。他们不但热情地为我们推荐作品，并且对选目提出了宝贵的意见。因为时间、条件和我們水平的限制，选集一定会存在不少的缺点，疏漏在所难免。希望作者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，以便帮助我们再版时修订。

选集的目录大致以作品描写的题材编排的。有的作品经过推荐单位作了些改动，有的是由我们作了些删节，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。

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

一九六〇年三月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---------	-------

时间就是鋼	李 黎 (1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誤会	潘肖民 (3)
----------	-----------

一打手套	曹中义 (5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路	刁祝平 (7)
---------	-----------

裝磚	唐承炯 (10)
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春夜	潘冠杰 (13)
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抬土的伙伴	李 黎 (16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师徒三輩	王拓明 (19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借炭	燕 敏 (22)
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老來少	倪 平 (25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見面	王汉堯 (29)
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魏蓮英	潘文燭 (32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兩只羊羔	徐 矛 (35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頭一窩小鷄	光 新 (38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捷報	朱治民 (41)
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云山霧海	程如峯 (45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涓涓流水情誼長	朱治民 (49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大雨之前	汪植培 (51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春天的雨夜	揚 帆 (54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江濱之夜	姚能斌 (57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茶山之夜	潘政邦 (63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彩妝犁田.....	吳樟茂 (66)
小妹.....	吳華山 (71)
山林里的笑声.....	程汉兴 (73)
放簍.....	張燮南 (75)
为了生命.....	朱宝禹 (79)
护苗.....	鉄 桥 (83)
搬家.....	察 丁 (88)
猪肝面.....	伏 虎 (91)
棉大衣的故事.....	卜功澤 (94)
風雪夜渡.....	月 生 (100)
第四朵紅花.....	李长有 (103)
晨曦下的歌声.....	刘广潤 (107)
送粮路上.....	郑言礼 (111)
黄昏雨.....	潘冠杰 (114)
母親的心.....	王慎五 (117)
尋馬記.....	潘永德 (121)
初夏的梨園.....	許安斌 (124)
桃花井.....	潘 华 張友法 (128)
一个雞蛋.....	沈 冰 (131)
托兒所里的笑声.....	李好学 (134)
有鳳叔和他的葫蘆.....	徐奎瀨 (139)
花紅樹.....	張燮南 (144)
“檢查团”.....	刘家全 (147)
公社商店里.....	海 濤 (151)
小貨郎担.....	夏文彬 (154)
欢乐的貨郎鼓.....	魯 邑 (158)

時間就是鋼

李 黎

雨，浙瀝浙瀝的下个不停，寧燕路上，下班的人們熙熙攘攘的川流不息，來往的汽車象穿梭似的奔馳。忽然，一輛汽車拋了錨，立刻，人們帶着關心的心情圍了上來。

“發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為什麼汽車不走啦？”

一輛滿載耐火磚的十輪大卡車停在馬路當中，汽車司機仰臥在車底下修理着。一會，他從車底下爬了出來，身上沾滿了泥漿，臉上的汗水和雨水，順着他那年輕黝黑的臉龐淌下來。他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水和雨水，焦急的說：“毛病也不知出在哪里？發動機怎麼也發動不起來。”他又把臉轉向人們說：

“車上這些耐火磚是往煉鋼廠運的，今天運不去，就將會影響鑪的速度，真急壞人！”他急得直跺腳。

忽然人羣里走出一個年輕工人，身上穿着一身白帆布工作服，頭上戴頂柳條安全帽，揮着一只粗壯的胳膊說：“同志們，支援鋼鐵元帥，人人有責，我們不能親眼看着車停在這里，影響煉鋼爐施工，來！我們把它推也推到煉鋼廠去！”

他這幾句話，好象一聲春雷似的震動了大伙，人們嚷叫着：“對！我們少回家一會，推也把它推去！”

“支援鋼鐵，人人有責！”

人們馬上開始動起來。有的用肩膀扛，有的用手推，後邊

的人拥着前边的人，人太多了，都使不上劲，汽车走的比老牛车还慢，在馬路上慢悠悠的走着。

“站住！站住！”一个老汉气喘吁吁的跑来喊道：“走得这么慢，半夜也推不到；无论如何也不能影响炼鋼厂的施工，时间就是鋼！”

車停了下来，人們望着这老汉和他身后的五輛小板車，感到有些奇怪，他到哪里去叫了五輛小板車呢？原来，汽車拋錨时，老汉恰好在場，他看汽車一时沒有修好的希望，又听说耐火磚是往炼鋼厂运的，便跑出入羣，去南边自己工地上叫来了五輛小板車。

“来，快把它卸下来装到小板車上。”說着老汉第一个爬上車去。

人們七手八脚的动起来了，一刹那間，五輛小板車都装滿了。可是汽車上的耐火磚才卸去三分之一。人們望着車上剩下的耐火磚又呆住了，剩下的怎么办呢？……

“同志們，我們为了支援鋼鐵元帅，为了完成我市生产二十万吨鋼的任务，来，每人搬它几块送到炼鋼厂去！”那个青年工人，他站在汽車上揮动着胳膊說。

他的話音剛落，人們便又圍了上来，大家爭先恐后，不多一刻，車上的耐火磚即被搬光了。

“同志們，来，把这拋錨的汽車先推到路旁，免得影响交通。”不知是誰这么一讲，空手的人又重新圍了上来，把它推到了路边上。

雨，仍然是淅淅淅淅的下着，运磚的队伍冒雨前进着。

——选自5月24日《馬鞍山日报》

誤 會

潘 肖 民

二号炉前工李小虎，二十来岁，五尺来高，紅卜卜的臉蛋，粗粗的胳膊，两拳一握，渾身都是勁疙瘩，在炉前掌釘打錘，瞪着两只滴溜圆的眼睛，真象个小老虎，沒有人不夸他好的。这天傍晚，小虎蹲在渣池旁，用鉄篩子撈起一层飄浮在水面的白渣，聚精会神的撥弄着，叨咕着，他研究的兴趣正濃；炉子上几个老乡呼呼跑到跟前說：“小虎！你老婆来啦！”真是頂头一下打断了小虎的思路，忙抬头問：“真的？”“哪个哄你！穿的綠格棉袄、棉袴，胳膊上拐着一籃子年糕、鷄子、花生，迈四方大步，瞧你来啦！”“說不定是来接你回去过几天呐！”小虎也沒有多問，站起来說：“現在上班時間，你們叫她到宿舍歇一歇。”說完，扭头向东去了。几个老乡以为他是假装正經，借此跑开去接老婆，便喊：“喂，小虎，別高兴的暈头轉了向，她从西路上来的！”小虎仍是朝东走去。

却說小虎的老婆赵小兰，跑到工地找到他的堂叔——翻砂間的李师傅，一老一少在屋里咕咕叽叽，比比划划敍了半个鐘头。小兰从籃子里抓了几把花生給他，就听李师傅笑哈哈地說：“这一下，你們可热熱鬧鬧地聚会啦！”小兰似乎着急地說：“春耕生产任务这样紧，明天我就要动身回去呢！”“你呀！跟小虎沒錯样，急性子！走，你跟我一块同主任談談看，哎，要不要給小虎先說說？”“算啦，他能有意見！”

再說小虎手里握着一把白炉渣，一口气跑到办公室，向主任請示什么。主任听完小虎的一番报告，便一字一斟酌地說：

“根据現在的情况，可以是可以。我想……”拍的一声，門被推开了，走进来李师傅和小兰，門外面还有许多老多剥着花生嘻哈哈。小虎一見，臉刷地一紅：“二叔，你老人家怎么把她領到这里来了！”小兰一听不入耳，跟时頂了一句：“怎么？我就不能到这来！”小虎也觉得小兰剛来自己出口就冲人，沒有理，連忙解釋：“不，不！这是办公室。家常話到宿舍談嘛！”話未落音，小兰就象快刀切豆腐似地說：“喲！为什么妇女只能在宿舍談家常，不能在办公室談工作呢！”說得小虎啞口无言。主任在一旁发了楞，怎么小俩口一見面就頂嘴！李师傅走前一步赶快代小兰說明来意：“小虎，別錯怪人！她是拿公社的介紹信，来找我們厂翻砂間配車子零件的。”小兰从口袋掏出信，又从籃子里拿出許多方的、圓的、厚的、薄的、扁的、凹的……木制模型，冲着小虎的臉說：“我們青年突击队，人人保証万担肥，改良运输工具，求到你門上，迎头就碰个鼻子！哼，还是团员哩！”主任一听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忙向小兰說：“你也別怪。小虎正研究怎样利用炉渣造土化肥，支援你們农业大跃进哩！我全力支持你俩。来，坐下慢慢說。”說着把椅子一拉。

听主任这么一說，小兰滿肚子气消得干干净净。睜着圓溜溜的眼睛盯着小虎：“你……”小虎也为自己的爱人負着光荣的任务来厂感到十分驕傲，也同样說声：“你……”李师傅忍不住地笑道：“你俩，急性子碰个躁脾气！”“哈哈，哈哈！”屋里屋外都为这对志同道合的幸福人儿称賀！

——选自《合肥文艺》4月号

一 打 手 套

曹 中 义

起重队赵师傅刚上班，就碰上队长老陈拿着一副崭新的白手套向他走来。

“给你领的。”老陈看了看赵师傅粗壮的双手，把那副崭新的手套递给他。

“我不要。”赵师傅用手推了过去。

“为什么？这是劳动保护用的呀，没有手套怎么能够……”

老陈话还没说完，赵师傅就接着说了：“我不但这个月不要，下个月也不要，今年内也不要。”说罢从挎包里拿出一迭用一根红绳捆得扎扎实实的新手套来。他双手递给老陈开玩笑似地说：“队长，拿着吧，这只是一点小意思。”

老陈接着这迭手套，呆了一下才恍然大悟：“赵师傅，你节约了这么多手套，真该给你记上一功啊！”

“小意思，小意思。这都是我老伴的功劳。”赵师傅停了一下，又说下去：“为了手套这事，我还挨过老伴批评呢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这还是去年冬天的事。赵师傅上班把旧手套换上新领来的手套，旧的放到家中。晚上下班回来，正拿着酒瓶要喝酒，赵师傅猛然伸手夺下酒瓶：“今天罚你不喝酒。”

“为啥？”赵师傅莫名其妙地问道。

“你有錯。”赵师母走到里間拿了一件东西又出来。

“我有什么錯，下班的时候支部書記还表揚我人老志气高賽过‘老黃忠’呢。”赵师傅很不服气。

“可就是有点浪費。”赵师母把手中的东西生气地放到赵师傅面前。赵师傅一看，原来是早上上班时丢下的那副已經報廢了的旧手套，現在它被老伴洗得干干淨淨，指头破的地方用三层白布补得結結实实，整整齐齐的，看起来比新手套还耐用呢。赵师傅拿起补好的手套，这才舒了口气說：“这小事，……我真沒想到。……”

“小事！这不也是浪費嗎？”赵师母还是那样一本正經的。

“我是說我太馬虎了，我……”

“你，好一个‘老黃忠’，还上过光荣榜呢。”赵师母看到赵师傅認錯了，嘆喟一声笑了起来，把酒瓶又遞給赵师傅，赵师傅正要接酒瓶，赵师母又把拿着酒瓶的手縮回来：“等等，明天上班戴上这副旧手套，把新手套留下来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一定照办。”

从此，赵师傅把新手套存下来；旧手套一补再补，直到实在没法补的时候才不用，这样一副手套抵上三、四副用，不到十个月就省下一打手套，按照老伴的意思，用紅繩把这一打节省下来的新手套捆好了交給公家。

——原載9月19日《人民日報》

路

刁 祝 平

客車已跑了一個多鐘頭了。

紅芬側過臉，見小桂還是低著頭，便把小桂的身子碰了碰，說：“小桂，你怎麼總是這樣呢！不記得許書記的囑咐嗎！”小桂依然一言不發。汽車還在嗡嗡地向前急馳著，嗡嗡聲中，紅芬給小桂悄聲的講起故事來，為她解愁。旅客們都奇異地望著這對年輕的旅伴。

紅芬今年十九歲了，比小桂大一歲，她倆都是由公社保送到省里去學開汽車的。兩位姑娘長得都很俊，都是去年暑期的高小畢業生。小桂是個獨根，嬌生慣養的，一畢業就被媽媽留在家里學生產，媽媽說姑娘在身邊，自己吃飯睡覺也香些。紅芬呢？本來已經考取了縣里一中，但大隊里缺個有文化的做統計員，他哥哥紅貴是大隊長，就叫妹妹留下來。

紅芬和小桂，一個當統計員，一個是穆桂英突擊隊員，干得都挺好的。紅芬心眼活，點子多，統計做得滿準確，有人說她是個“小能人”，年底又參加了共青團。小桂的生產活學得也挺快挺熟的。這一對象小鴿子一樣活躍的姑娘，在社里引得許多青年人心思不安。

前天，許書記找她倆談話，說：“國家正在一日千里地發展，運輸事業也在躍進。人民公社為了給國家輸送人材……”

紅芬和小桂聽到這裡，歡喜得了不得。許書記對她倆鼓勵一番，還告訴她們公社道路的遠景規劃呀，運輸實行車子化呀，汽車一裝數千斤，一溜煙走了呀，……她倆听了都很快活，可是今天離家時，小桂和她媽一句話沒說成，就紅了眼，媽媽也在一邊拉起衣角拭眼眶，紅芬勸來勸去也不止……

紅芬覺得離家越遠，她越是應該關心自己的伙伴。她向全車的旅客看了一眼，貼着小桂的耳朵說：“小桂，別再低頭悶想了，家有什麼多想的呢！我看，哪兒都好，你看這些同志又說又笑的……”

窗外一排排樹樑向後倒過，汽車又翻了三台大崗……一個轉彎之後，忽然汽車剎的一聲停住了。機器出了毛病。司機把大衣一脫，身內現出一身油漬漬的短裝，抓著鉗子，翻身跳下車。紅芬一看，心想：“開車可不容易呀！剛才好好的，說壞就壞了！”忽然司機在車頭上喊道：“哪位旅客有手電筒？”紅芬忙應著：“我有！”說著支起身子跳下車。司機正爬在車頭機器架上，頭和雙手都探進車頭里。

迎面轟轟又過來一輛貨車，青年司機說：“小師傅，怎麼啦？要我幫忙嗎？”“沒有什麼。”紅芬轉眼再仔細看看這個司機，正好他抬起頭。啊！多年輕呀！不過二十一二歲，就当師傅了哩！怪不得全車旅客都對他閃著敬佩的眼色！

小師傅這時伏在車架上，把頭又鑽進車頭，兩腳倒豎在空中，兩腿還直蹬直蹬地。紅芬一看不行。上去一把托住小師傅的雙腿，放在自己肩膀上。她悄悄用手摸摸油漬漬的褲子，心想：這都是油嗎？正想着，那小師傅的腿忽然使勁一縮，把鞋泥帶得紅芬一身。

小師傅登上車頭，便吸吮着一個管口，只听管口嘩啦一聲，紅芬聞到一股汽油味，心想：“人家都說汽油難聞，為什麼他還敢用嘴吸呢？”紅芬看着小師傅的滿臉汗水，不禁心內羨慕起來。紅芬看小師傅要把剛才旋下來的兩個螺絲再旋上去，便忍不住說：“我來！”說着跳上車架，用手探探，學着小師傅的身勢，把頭和雙手鑽進車頭。螺絲上好了，紅芬縮出身子，沾得滿手是黑油，便蹣起腳，在鞋上直擦，沒想又沾上衣服了。這麼一擦，那麼一抹，又弄到臉上了。小師傅看了忍不住一笑，說：“對不起。”他這一笑，大家都對她望着。紅芬窘得臉上緋紅，卻沒有放棄搭話的機會，便問小師傅：“同志，這車為什麼容易壞呢？”小師傅說：“我說這個你不懂，是汽油棒子出了毛病。”紅芬又問：“是總機器壞了嗎？”小師傅說：“不，是兩個小部件……”“哦，部件。”

小師傅望着紅芬那活潑的眼睛，問道：“你是到城里工作去嗎？”紅芬說：“我是社里送出來學開汽車的。”小師傅眼睛一亮：“啊，好呀！我們正在天天教新學員呢，好，上車吧，今天算你學了第一課了。”

紅芬遇上這樣一個親切的人，心里感到很高興，上車時她問小桂喜歡不，小桂在欽佩地望着小師傅出神。

車子轟的一聲又開動了，車廂里的人們談笑起來，小師傅手把着方向盤，注視着前方。紅芬坐在小師傅的後面，依偎在小桂身上。小桂細心地觀察着小師傅的敏捷動作和司機台前跳動的儀表。

汽車在廣闊的道路上，奔向遠方。

装 磚

唐承烟

我們十个人拉着一輛胶輪大車，赶过了无数的車輛，好不容易才到了窑厂。望着老高的太阳，渾身上下都是勁，一声号子，沒喘气就上了坡，抬头一看真气人：一輛卡車正巧拦在我們前面，正在开始装磚呢！大伙儿忙停住了脚步，刹住車，二十只眼睛滴溜溜地轉，找寻着道路。到处是磚堆、車輛，只有这唯一的一条路可走。

我望着这辆卡車，肚子气得鼓鼓的，唉！要是等它装完，起碼得費半个鐘头，偏偏后面还挂着一个拖斗。我大声的向車上人喝道：“喂，喂，我們磚堆在前面，拦着路怎么行呢？快讓开呀！”卡車象釘在地皮上，紋絲不动。我可恼火了：“怎么！你跃进就不管人家，……”老寬連忙打断我的話：“‘小鋼炮’！說話放和平些，有事商議着来嘛，干什么粗脖子紅臉的。”他朝大伙儿一招手，笑着說道：“来来来，咱們开个羣英会，策划策划。”于是一伙人就把他圍住了。

老寬是我們运输大队的队长，真是个人人能团结的好人，性子慢吞吞的，从沒見他发过脾气，說起話来悄声細語，好象永远也不覺得着急。可是干起活来，嗨，真象一头猛老虎。装洋灰时，两人合抬一包都有些吃力，他扛上一包还嫌不过癮，手里还抬着个零头，噔噔地跑起来。